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cu 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李烈钧将军自传

李烈钧出巡记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李烈钧将军自传

李烈钧◎撰

李烈钧出巡记

天啸◎撰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烈钧将军自传/李烈钧撰. 李烈钧出巡记/天啸撰.
北京:中华书局,2007.6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5555 - 9

I. ①李…②李… II. ①李…②天… III. 李烈钧 - 传记
IV. 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144 号

-
- | | |
|-------|--|
| 书 名 | 李烈钧将军自传 |
| 撰 者 | 李烈钧 |
| 书 名 | 李烈钧出巡记 |
| 撰 者 | 天 啸 |
| 丛 书 名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 责任编辑 | 张彦周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 $\frac{1}{2}$ 插页 2 字数 110 千字 |
| 印 数 | 1 - 4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5555 - 9 |
| 定 价 | 16.00 元 |
-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目 录

李烈钧将军自传

整理说明	3
自序	5
一、家世追述及求学时期	7
二、从事革命	11
三、辛亥起义	17
四、督赣时期	23
五、讨袁之役	30
六、周游列国计图再举	39
七、护国之役	44
八、护法及讨龙援赣诸役	63
九、出巡及北伐讨陈诸役	83

十、追随总理北上及作客张垣	90
十一、首都奠定及龙潭之役	99
十二、翊赞中枢及审判张学良经过	103
跋一	137
跋二	139
跋三	143
跋四	145
跋五	147
附录 武宁李公协和先生事略	149
附录 李烈钧	155
李烈钧出巡记	
整理说明	159
弁言	161
一 出巡之缘起	163
二 出巡之涉历	170
三 出巡之结束	205

李烈钧将军自传

李烈钧 撰

整理说明

李烈钧(1882—1946年)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陆军。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管带,后到云南昆明任陆军小学堂总办等职,在学堂和军民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1911年北上参观永平秋操,时值武昌起义爆发,遂转赴九江,被推为江西都督府总参谋长。民国初年被江西省议会推选为江西都督。后历经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始终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历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广东军政府北伐军大本营参谋部长、滇黔联军总指挥等职。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常务委员。1928年以后,李烈钧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长期在上海养病,没有担负实际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他主张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对内实行民主,一再致电蒋介石,主张改良政治,尊重言论自由,谓“为今之计,诚宜迅颁罪己之文,广开言路,凡昔党

内外所建议其有裨于救国者，迅采行之”。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李烈钧在提案上签了名。“七七”事变后李烈钧移居昆明，后迁重庆，一直患病休养。1946年2月20日在重庆病故。

本书是李烈钧依照当时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征求，自传其亲身经历，记述至1936年“西安事变”止。由于他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各种活动，且身居要职，是活跃于民国初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因而自传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均属重要史实，是研究和了解中华民国史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本书由孙彩霞根据1944年8月三户图书社印本整理。书中所引文电，凡能找到其他版本者，也都进行了核对，并注明其异同，以供读者参考。

自序

余自束发受书，驰驱军旅，追随总理，从事革命，擘划奔走，不遑启处，饱历艰辛，北伐大业，至民国十八年，东三省易帜，卒告成功，全国统一。自此以后，余以劳瘁之身，养痾沪滨。“九·一八”变起，复以中央委员效力中枢，忝列国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变起，全国一致抗日，余乃由京沪转赣至滇，已而入陪都。所幸领导得人，盟邦助我，不平等条约得一律废除，已跻于四强国之一，诚盛事也。惟还我河山，劳来抚绥，尚赖全国军民在总裁领导下，加倍努力之必要。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既为建国之本，切盼全国贤达，推诚相与，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期其早日实现。总理遗嘱于吾人者，为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共同奋斗，尤应信守奉行。凡我全国军民所牺牲而翘望者，以及盟邦援助之感情，均将有以慰答。是则于景仰总理惓怀先烈之余，所日夜寤寐以求之，而不能自己也。余老矣，衰病侵寻，軫念前途，愧赧曷极。顷者，应党史编纂

委员会之请,特将余之生平纪其涯略,挂漏诚所不免,邦人君子,惠予指教,实所幸焉。

民国三十三年□月 武宁李烈钧识于渝州旅次

一、家世追述及求学时期

余家世居江西武宁，业儒及农。父讳骏兴，字民仁，号德龢。母杨氏。先严兄弟四人，先严居长，太平天国时与诸伯叔弃儒从军，事败潜返坪原村故里，躬耕自给。余兄弟二人，兄名烈谟，好骑射，应武试，涉某河，乘马不肯渡，用力鞭策，致伤肝部，竟以医药罔效而逝。余生于民国纪元前三十二年（清光绪八年壬午），原名烈训，后易名烈钧，字协和，别号侠黄。稍长，见先严与诸伯叔面部或手部均有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叩问其故，心怦怦欲动焉。及年十二，闻父老述甲午战役，国军挫败，余虽幼，憬然若有所悟，思雪斯耻，始蓄投笔从戎之志。

先严居武宁城，躬耕之余，以武宁为产茶区，而运输不便，乃兼操运输业，以利乡人。又对茶商作赔偿担保之责，即近世保险意。余家以信用著称，各商至南昌或九江需运输

者，多就余家为之，其比较繁重者，先严每躬自任之。运输之徒者，日至数十人，络绎于途，经营数载，家渐小康。大姊配潘爵予。潘佐余家经营茶商获利至厚，及余成年，家益充裕，各商号来贷款者亦多。

潘爵予助予父经商而雄于财，乃为之建筑房屋，议落成即请余家迁入。已而其侄女田潘氏谋夺此屋，因而涉讼。潘、田两家之间人均出庭，余家仅有李词〔祠〕之管守李赞和、李海涛及少数绅董出而协助。田潘氏巧言令色，必欲得房屋而后已。县令彭某有偏袒意。余时尚幼，见势不利，乃挺身而出，谓县令曰：此案经过或已明了？彭令颌之。余复曰：如曲在李氏，一切责任余愿负之。措词不免过激，田潘氏从而中伤之，县令遽将余扣押在右堂，与马快为邻。囚内有马快，曾因他事被余惩戒之者，见余囚，奚落之余虐待备至。当时政治之黑暗，益使余愤不可遏。适传教士初至县，以祠堂管守李品章主持天主教事颇得信仰，李祠乃促品章赴县衙理论。县令恐惹起教堂交涉，始将余释放。余虽回复自由，而讼案仍未决，且耗财不貲矣。其后余回赣任管带，田潘氏家中落矣！求余介医治疾，余不念旧恶，慨然允之，田潘氏惭谢不已云。

余少喜交游，服膺先贤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语，豪侠自喜，邑中贤士大夫，皆昵就余。纪元前十年（光绪二十八年），江西巡抚饬知彭县令，以奉督练处

令江西设立武备学堂，令武宁选派二人肄业。其时风气未开，世家子视此为畏途。彭县令自审判余家争屋事，视余为孝子，后以余雄纠纠，令余考试。出题后，命携归作答。次日缴卷，乃得预选。将赴省，余家因讼事受累颇窘迫，致资斧一时无所出，于是武举人张坦庵先生之女公子张定秀，武举人邱老茂、田建卿之内眷，葛斯堂之女公子及大珑熊康侯，均以首饰财物相资送，而平原族长李友民先生，相待尤厚，乃得成行。

抵南昌之次日，余以武宁县派出之首名学员应试。初试为体格检查，见汪总办官服上坐，书记呼余名，趋前行礼。体格检查为举石础，曩者曾从武举人张坦庵先生习武术，颇知门径，及是乃举重若轻。试毕，汪总办对余点首，以示中肯。榜发得列前茅焉。入学后勤勉攻读，第一学期内，学术两科未缺席一次，监督、提调及总教官吴介璋等，均予嘉勉。未几，北京练兵处选学生赴日本学陆军，江西应选派四人，余得首选，及余三人为胡谦、欧阳武、余鹤松，均由江西巡抚资送赴北京应试。

先严、先慈和蔼慈祥，尤乐施予，急人之急，忧人之忧，遇有善举及公益，尤努力倡导不懈，因是乡里多称道之。余游学四方，久疏定省，民国二年曾一度携眷至沪，租屋于霞飞路之余邨园。先严因年老尝卧病，余侍奉汤药，不敢远离，友好来探问者多，且有以时事及总理决策见告者。先严闻而诏之

曰：现为民国，物阜民苏，袁世凯不度德量力，妄冀非分，阴谋称帝，此全国所不容，人神所共愤，愿吾儿锄去之，毋以父病为念。余受命于榻前。其后袁世凯逆谋益露，迫于大义，遂起义师于湖口，通电讨袁，遵总理命亦遵先严训也。乡里对二老尤深爱戴，余讨袁不胜，游海外时，二老潜返故里，李纯派兵至武宁抄洗余家，二老乃避匿岩谷之间，乡人有知者，日送饮食，间有以所藏嘉肴进者，二老得苟全。其后见背，及出丧之日，远近吊者，络绎不绝，县城至平原道途为塞，其德感人深矣。余以奔走国事，未遑承欢菽水以报劬劳者，不孝之罪通天矣。念罔极之深恩，至今言之犹有余痛。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二、从事革命

余抵北京，经过考试手续，派赴日本学陆军。路过天津时，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兼练兵大臣传见留学生。同行百余人排队鹄立良久，忽有声云“宫保穿靴”，继而曰“宫保升冠”，若传呼警蹀然，余甚讶之。俄见有无数差官拥一短项鹰目之人，方步而来，当时同队中有愤而出声者，一同学蹶止之，立听勉励之词而出。君主时代官吏之声势有如此者。当派遣学生之先年冬，日俄战争已开始，余与同行诸人乘日本商船行至黄浦江外海，忽有一形似俄国兵舰迎面而来，船员通知全船息灯，禁止喧嚷，旋亦无恙，安抵日本。

余抵日后，先入振武学校。振武学校者，士官之预备科也。在振武两年毕业后，入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乃人士官学校。是时张继、王侃、张华飞均在日本运动革命，吸收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余常见张、王诸友披雨衣、着木

履，毋间寒暑，不分昼夜，呼号奔走，联络同志，其不辞劳苦，实令人感愤不置。余方弱冠，思想纯洁，到日本后，复多感触，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

未几，总理莅东京，同人等在神田俱乐部（富士见楼）开欢迎大会。听众极踊跃，日政府虽派警士多名保护同人，犹以为不足。因当场有旗人，于是潜伏听众间，为临时之拱卫焉。总理演讲内容，即揭橥三民主义，并如何推翻满清及人党等事，全场欢呼之声屋瓦皆震。

此次开会时余见总理已数次矣，曾记最初谒总理于小石川之私邸，同行者李根源、张华飞、罗佩金三人。先容者，王侃也。余一见总理，倾服之念，油然而生。但总理选择会员，手续极为慎重。余乃承张继、张华飞、王侃三君之介绍，始得入会。

余既正式加入同盟会，仍继续学业。是时有武学社应运而生，创办者为振武同学杨曾蔚，河南人，亦同盟会同志，与景定成（字梅九）交甚密。二人均锐意布置河南、山西两省革命事务者。加入武学社之人物，大都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之学生，内有华世忠（字朗泉）、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惟华等回国后，仅在北方充任教官各职，幼泉后且以郁愤自投玄武湖死。惜哉！当时之士官学生分南北两派，余因加入武学社，乃并属于北派焉。

士官学校中另有小组织,为余与黄郛(字膺白)数人所发起者。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常谓众人曰: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具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干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成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

余在士官毕业,得公使某参赞之援助,归国即回江西任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胡谦为第二营管带;驻于南昌澹台门外,训练士兵。适该营士兵中多良家子弟,且有廩贡秀才应征者,思想极为活泼。余时以革命思想灌输之,并施以爬城、越壕等训练。排长彭克俭、闵子彬最为得力。数月后,本营士卒不仅思想一致,超距动作,尤灵敏异常。有吴介璋者(字复初),为余之受业师,余素荷青眼,而武学社为北洋派之势力,余且为新北洋派中人物,以此种种原因,乃为协统商德

全，标统齐宝善所嫉忌，密谋陷害，必欲致余于死，而余未知也。余营中有兵士钟某，萍乡孝廉之子，适丁内艰向余请假。余以母丧大事，焉有不准之理，惟余只有二十四小时准假权，不得不将请假签呈照转。乃一再转呈，未见批准，该兵情急异常。余乃亲见标统，证明该兵母丧确属实情，并代乞假。标统曰：“君何苦相扰。”如此少间，忽又曰：“君自准其去可耳。”余请批示，答曰：“我口头准许即可，何用批，为汝转嘱该兵早日回营可矣。”余乃遵办。次晨出操，适余担任总值日官，标统、协统先后到场，余报告出操人数及演习科目，并以兵士准假事告之。标统默不一语，余甚异之。次日，标统与协统遂借兵士请假事，诬余以“匿报逃亡”、“侵吞截旷”之罪，控诸上院，立时派人看管。余行动突失自由，自忖此罪有杀身之危，欲逃已不可得，乃以其中委曲密陈吴师，并托其周全之。吴师邀陆总文案长佑及兵备处总办张季煜（字子畏）联名迭保，均无效。先是本营饷册按月呈报，均经标统手批，有“复查无异”，“依次转呈”等语。至是院上命督练公所开军法会审，并派张季煜为审判长。张虽非党人，然素同情革命。开审时，警戒森严，余惴惴不安，突闻公案拍击声，连呼“将犯人带上来”，正鞠讯间，忽见本营军需长詹哲夫立于案前高声曰：李管带素不问军需事宜，所有军需一切责任，概由本军需长负之。詹军需长者，乃吴师介于余者也，知余冤，抑特为余抱不平耳。张审判长闻言，将公案一拍，回顾标统曰：糊涂，

李管带所报餉册，明有汝手所批“复查无异”字样，奈何反言李管带“侵吞截旷”乎？标统面赤不能答。斯时张审判长喝令协统起立，痛斥其非，且曰：此事经过本审判长已明了，尔等小心，我当详呈老师。于是宣告无罪，将余开释。

初李经羲（字仲仙）奉调云贵总督时曾函冯国璋，以云南当英法之冲，案情颇多棘手，请介绍能训练新兵者数十人。冯即以靳云鹏、王华东等多人为介，并言靳、王等均系老人，此外犹应另选青年有为之士参加，以资臂助。于是乃由新自日本归来之同学杨曾蔚、罗佩金缮具名单一纸，有杨准任、方声涛等共四十余人，均系同盟会会员，而余名亦列其中，惟余以归省念切未就。及此案发生，余虽未被诬陷，然去志已坚，因决往滇之计，并函致冯国璋详述此间被欺侮情形。冯即与王士珍、段祺瑞联衔电请江西巡抚冯汝骥云：“有学生李烈钧服务赣省，想属麾下，望请多赐指教。”巡抚得电后，立即下令标统出缺，李管带递升。时余离赣已多日矣。

余到滇后，初任讲武堂教官，欲将革命思想灌输青年，诸多未便。故又另约李曰垓创办一体育总校（校址即江右新馆）。曰垓字子畅，云南名孝廉也，对革命素具热心，且愿以身当其冲者。并聘请日籍教官一人，名佳田乞夫。遂借以鼓吹革命，校中一切由李曰垓总其成。

时罗佩金奉令为标统，其陆军小学堂总办遂悬缺，李总督经羲询继任人选，罗举余以对，因派余继任，仍兼兵备处提

调。军中军法案件，余承办者为多，与总办靳云鹏相处虽甚合，然以宗旨不同，诸事仍感棘手。时四川总督赵尔巽（字次珊），据四川督练公署总办何国钧之请，电余入川。余正欲他往，得电即请假两月，遵陆入川，任四川督练公署兵备处帮办。国钧方庆得人，而云南李总督经羲已向北京督练处交涉，以国钧未经本人同意，如何可以调人。督练处据以转赵督，国钧不便强留，余遂仍回云南。国钧字干诚，云南富绅也，对同志极慷慨，后与罗佩金同时遇不幸。惜哉！

是时同盟会党员先后到滇，或在督练公所，或在军队任职，至为踊跃。盖李根源为云南支部长，善待诸同志，与罗佩金甚契厚，二人且深得李总督信任，故布置同志与^①学堂或军队皆能为所欲为，而云南革命基础遂伏于此矣。

① “与”字疑当作“于”。

三、辛亥起义

余自日本学成归国，在赣约一年，在滇约二年，服务军界均以培养干部参加革命为主旨。嗣以永平秋操，滇省督练公署派余与邱斌参加，余遂离滇往沪，勾留两周，溯江西上。抵汉时，则见岸上情形特殊，兵士荷枪来往为数极多，盖武汉起义已三日矣。登岸后投宿江边某旅馆，询居停知武汉已光复，并谓：革命党检查严密，我处暂停营业，恕不招待客人。余应声曰：我即革命党也，奚惧为。居停闻言，招待极殷。次日余拟赴武昌访黎元洪，忽传黎已离武昌赴某地去矣。遂决作北上计，急趋火车站，车正转轮开驶，余即一跃登车。翌晨抵北京时，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字绶卿）邀集在京同志数十人，宴余私邸，痛饮极欢。次日，余邀访诸友，咸以南方情形为问。余答曰：武汉气势甚壮，而力量薄弱，极为可虑，宜早举动以为响应。我等须努力，武汉不足恃也。蒋作宾当即分

配工作,征求余之同意。余答曰:余等以身许国,事急矣,尚择工作之肥瘠耶?蒋曰:如此甚好,现重炮队无人指挥,君乃习炮科者,请任重炮队司令。次日,余即遵海而南,由津至沪,再由沪抵九江。舟次见一兵舰,四周以白布围绕,似虑人见者,盖船中满载军火迎面而来。余刚抵埠,即以电话通知金鸡坡要塞,欲截留之。而该舰开驶甚速,去已远矣。

余到九江时,九江早已继武汉而光复之。友人吴铁城、张惠民、卓仁机等先后来谈,均以要职推任之。是时总参谋长原系蒋群(字君羊),蒋闻余来,即征得马都督毓宝同意,慨然让职于余。余以力辞他就,一时谦让之风人多称之。余以周瑜旧衙署设总参谋长办公处,所办事件有重要可述者二:

(一)肃清内奸——时有马献廷者,江西巡抚所派来之奸细也。为人毒辣贪污,如包办营房、学堂之类。余见其行动可疑,且迭据报告彼与满清官员通消息,乃随时加以注意,凡都督及余办公地点禁不令人。一日,彼正在余处翻阅文件,余急止之。彼强辩曰:有何不可看!余怒批其颊。彼乃大肆咆哮。余即抽旁立宪兵所佩大刀劈之,因余曾习双手剑,具有腕力,一刀劈去,马即血肉溅飞而仆倒于地矣。比命宪兵搜其身旁,得与赣巡抚往来信件甚多,语皆反对革命。证据确凿,依法应予枪决。余即以电话告诸马督并请示办法,马督答曰:总参谋长之意如何便如何,请代行一切可也。余即交军法会审毕判处就地正法,请秘书长拟布告

宣布马献廷罪状，由宪兵司令廖伯琅执行枪决。次日，副官报告金鸡坡炮台司令徐公度将马家属择有姿色者二名纳为内宠。余闻之怒，拟依军法处之，而徐得讯颇不自安，即以电请黎都督另调工作。盖徐为两湖将弁学堂毕业，黎不知底蕴，电余调徐。余乃^①联络湖北感情，乃准徐公度赴鄂，以戈克安继任炮台司令。

(二)招致海军——是时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统率海容、海筹、海琛、楚同、楚有、楚谦、楚豫、江元、江亨、江利、江贞等兵舰，湖鹏、湖鹞两鱼雷艇，驶近九江金鸡坡。炮台司令见兵舰停泊不定，恐其有异，连发炮击之。兵舰遂用旗语表示合作。余即令停止攻击，并派员往洽，设宴于商会欢迎之。马都督复密使炮台司令戈克安将其兵舰炮拴拆下。正欢宴时，黄钟瑛闻讯变色，即令其同人回船准备作战。余揣我方战斗力不能与抗，幸是时林森及龚少甫、魏子浩诸人在座，即请以福建同乡关系登台演讲，和缓空气。海军气稍平复入座。时戈克安盛气而来谓余曰：倘有意外，我身藏有炸弹两枚，可应缓急。余笑慰之，并双方介绍，杯酒联欢。次日派人将炮拴归还，事遂寝。马都督以海军既联合，令余任海陆军总司令，余即请参谋处秘书吴照轩撰誓师文。此乃九江光复后之第一次重要表示也。

^① “乃”字疑当作“为”。

是时，安徽有同志胡万泰等数人来浔访余，约余向皖发动；并曰“此事易如反掌，只须两营兵足矣”。余乃派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赴皖光复安庆，不意黄部到皖后纪律废弛，兵士剽掠，箱笼山积，皖人来电请愿，并请派大员镇压。余即亲往，并派海筹、海容兵舰两艘及步兵一营随之。是时海军改编两舰队，第一队司令黄钟瑛，第二队司令汤芑铭；黄乃兼海军总司令。汤为化龙之弟，黎都督介于余者也。

余到皖后，省垣各界开大会欢迎，并推余为安徽都督。余以出自民意，遂就任。当将团长黄焕章看管，并将肇祸人顾英枪决之。复令黄部兵士将所掠财物悉数交出，搬入都督府，邀请商会派人会同发还原主认领，秩序井然。一时颂声载道。

未几，武汉一日五电乞援，谓冯国璋已派重军攻武昌，形势极为严重。余即下令海陆军集合，准备次日出发西上。是时陆军总司令胡万泰亦同盟会分子，有希冀皖督之心，胡知余将行，即派人约余谈话。余骑马出城往晤，闻沿途人民呼曰：李都督出城去矣，我安徽将大乱也。余出城问胡同学安在，远见山坡有人一群，势汹汹，余策鞭急驰至该地。胡厉声曰：君此次是否为救皖省人民而来？余答曰：安徽有同学多人，奈何责任独余一人负耶？刻余将西上，特来请君进城维持皖省秩序也。立即并骑入城，胡以手枪暗指余背，余佯为不觉。抵都督府，余命号兵以三番号敬礼，并以都督府印交

胡曰：余之责任毕矣，明晨将出发，行后一切愿君与地方贤达共商之。是时孙毓筠亦在芜湖设都督府，安徽局势暂告稳定。

次晨，余登兵舰，忽闻城内扰攘，枪声大作，乃向兵舰发射。余自思曰：皖人若此真所谓以怨报德也。皖无兵，我率兵来；士兵劫掠，我躬亲料理；事定我将印交还皖人，今反以枪声威胁我耶。即商黄钟瑛开炮还击，但令射发点稍高，不欲伤及城内人民。炮发二响，枪声即停，并吹礼号。余亦以礼号答之，同时下令开船。一日抵九江，而欢迎者已早鹄立江干矣。

登陆后与都督马毓宝、参谋长蒋作宾协商，略事补充，复启碇西上。行一日，余抵阳逻下碇，会武昌派人来迎，备述武昌紧急状，且曰：与冯约停战三日，今二日矣，促速进城。余遂循堤而往，与参谋龚少甫、机关枪营长卓仁机及学生编成之宪兵一队同行。市民闻余至，鸣炮欢迎入城，迨至都督府，黎都督已赴洪山。余商于副参谋长程守箴，请以电话约黎都督返城。并先开会议，集合各军司令长官及都督府各大员相商。众曰：形势紧张若此，计将安出？余答以水陆均已布置。皆大欢喜，遂即分配工作。

布置既竣，复令舰队泊阳逻附近，余则由青山登陆，并亲率陆军越仓子埠。翌日，黎都督回，余往谒。黎曰：不至，余且危；今来，武汉无虑矣。复叙布置两军方法，黎都督命余任

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中央军总司令；右翼军总司令杜锡钧；左翼军总司令王芝祥。盖其时王为广西都督，率步兵六大队并新式马克心机关枪两队来援，已抵岳州，故有派任左翼之命。

三军既整，余遂命赶速布置，构成犄角之势，亲率中央军控制武昌紧要地区，与王、杜率左〔右〕翼两军向黄陂、孝感加以压迫，而武昌乃安如磐石矣。此时响应武昌起义者已遍及各省，尤以变起京畿附近，如山西之民军起义，吴禄贞之第六镇停兵（吴不幸在石家庄为袁世凯派人刺死），滦州之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白雅雨等之宣布独立（王、施、白三人均于是役死难），均为对清廷中枢以直接之打击。冯国璋见战局如此，乃不敢越长江一步。

事定，黎都督派员犒军，除赠本军十万元外，又赠余私人用费数万元，盖示慰劳之意也。固辞不获，尽以所得犒部属。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四、督贛时期

九江既光复，而南昌未下，巡抚冯汝骥、南昌知府戚扬等，尤忌嫉革命党人。先是，余任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营中官佐若彭克俭，士兵若熊公福、黄再生、钟运钧、欧阳伟、邓绍禹等类，皆志虑忠纯，勇敢负奇气，先后纠合二三各营同志及省垣各学堂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达数百人。余更施以精神教育与超距训练，生气勃勃，见者惊异。冯汝骥得商德全之报忌之甚，余去职后，防闲愈严，间有知机而去者，卒乃借故捕彭克俭、黄再生、钟运钧三人杀之，更缉捕其余。本营士兵革命之志乃益坚，九江克复后，即积极酝酿响应。九月初十日拂晓，乃会同工兵营连长蔡杰率队登城，不崇朝而南昌省城遂告克复，冯汝骥闻风遁。时余方督师九江，闻讯即下令派舟迎护来浔，居于孙慕唐之花园，优礼之，以示大国风度，而不乘人于危也。而冯卒以忠于清室，乘间自戕。余甚惜

之，厚为之殓，听其眷属护送归葬焉。

南昌光复，各属分起响应，不旬日赣局大定。首任都督吴介璋即余师也，在位仅两月余即辞去。继之者为彭程万，旬余洪江会猖獗，不安于位亦去之，时余方于役安徽，遂由地方人士迎马毓宝为赣督。马督对于借会扰乱者亦多方迁就，以致匪患坐大，渐呈不可收拾之势。是时余正督师阳逻，与黎都督策划北伐也。

江西省议会知余在鄂，乃开会选余为江西都督，电请总理任命。总理即颁任李烈钧为江西都督之令电复赣省议会。赣人闻讯鼓舞，遂由议会领衔电促回赣，并示欢迎。电由黎都督转交，黎派楚豫舰送余赴赣。行抵九江南昌各界闻余至，皆来欢迎，促速进省。马都督闻余抵浔，亦来电欢迎，并由抚署迁至旧藩署（曾忆藩署门首有姜妃^①用发所书“屏翰”二字，尚巍然存在，惜当代书家鲜有知者）。余旋即启程赴南昌（过韩世忠夫人望夫亭时，曾登亭眺望，亭上悬有“五夜寒更，曾上高楼听鼓角；一樽浊酒，重来此地看湖山”之联）。抵樵舍时，忽见内河水师各艇蛰集，土炮喧天，闻系刘麒、何文斌、方先亮诸人主使。余乃命舰长发排炮示威，各艇乃即鸟散。余乃疾驶南昌，抵牛行下泊。各界老宿均争登舟，余命副官以明日在省议会见。整装已竣，命楚豫舰长乘马先行，

^① 明代宁王宸濠妃。